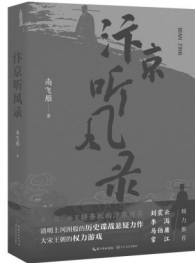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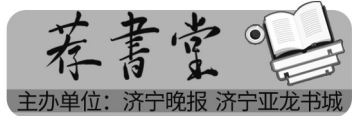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湖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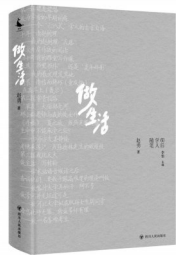
(连载)

杨义堂



《汴京听风录》

本书是一部历史谍战悬疑小说。故事围绕澶渊之盟缔结后，宋、辽、西夏等国表面和平、实则暗流涌动的政治关系展开，聚焦北宋仁宗时期政治博弈与社会万象。



《做生活》

本书是一部散文随笔集。作者通过对自己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的深刻反思，探讨了“做生活”与“做学问”的关系。

(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整理)

一天，鲁西南特委接到上级安排的任务，护送马霄鹏带领的一批青年学生去延安。江明带着金乡县工委的王鉴览等人接到马霄鹏后，经过交流得知，马霄鹏1903年出生于金乡东临的鱼台县陈丙村，国立东南大学心理系毕业，在校期间，曾加入学生词社“潜社”，词作缠绵婉约，清明动人。在《潜社汇刊》上发表过词作《风入松》：

“北天遗怨诉宫商，凄绝赋新腔。而今留得丝桐在，寻何处，一曲霓裳。重话宣和遗韵，暗薰笃耨幽香。

问君曾度几沧桑，风雨暗魂伤。龙吟犹记松篁岭，西风裹，弹尽伊凉。别殿春雷谁奏，鸣笳一夕仓皇。”

在校期间，马霄鹏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，努力探求革命真理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进步思想。1927年，蒋介石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在白色恐怖下，马霄鹏在东南大学毅然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属于老党员了。

有一次，国民党当局包围了东南大学，抓捕共产党员，目标之一就是马霄鹏。党组织通知马霄鹏立即转移，他没有马上走，而是挂念着党的机密，先回宿舍处理掉党的文件，悄悄撤离。党组织派遣他到上海，和一位德国侨民在法租界合办书店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。后来，马霄鹏又奉命到上海闸北区负责组织工运。他曾组织外商洋行和外资工厂的职工进行罢工斗争，打击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。1931年春，按照党组织的安排，马霄鹏离开上海，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，先后被派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、平原县第五乡师、惠民第六乡师等学校任教。每到一地，他都组织学生运动，秘密发展党员，他还和惠民省立第四中学的教师李毅一起成立了惠民乡师、四中党支部。日寇进攻鲁北前夕，惠民的几所学校一起南迁兖州办学，马霄鹏、李毅在兖州

组织进步青年学生，分三批送往山西临汾八路军一一五师随军学校学习深造，或者去延安参加革命。1937年12月底，马霄鹏送完最后一批学生，党组织通知马霄鹏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延安。

江明和白子明书记商议，正好金乡县工委还没有书记，可以让马霄鹏留下来担任金乡县工委书记。白子明和工委委员江明、孙衷文，还有金乡县工委的王鉴览、耿荆山等人都挽留马霄鹏，希望他留在地方工作，地方正缺乏优秀的党员干部。

马霄鹏让妻子跟着学生队伍去延安，自己留下来坚持斗争。妻子临行之前，马霄鹏对妻子依依不舍地说：“咱们这次分别，少则十年，多则十几年才能见面，希望你到延安以后，听党的话，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，争取做一名优秀的八路军女战士，让我们在不同的抗日战场上共同战斗吧。”

夫妻二人洒泪而别，谁能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诀，这是后话。

此时，金乡鸡黍镇共产党员袁汝哲从陕北公学毕业回到金乡县，也参加了县工委。

共产党员张宾如受党的派遣，从山东省财政厅辞职回到金乡，担任县工委委员。张宾如原名张化恪，1905年出生，是金乡县城北张庄村人。他19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（简称曲阜二师）的小师范班。这所学校是孔府出资兴办的，坐落在孔府门前。1926年夏天，中共曲阜二师支部诞生。1928年，张化恪和几名共产党员被捕，1929年5月保释后，被遣送原籍。他不仅在金乡从事革命活动，还来到相邻的单县从事革命活动。1930年，他回到曲阜二师继续学习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后来到国民党省财政厅二科当教员。1936年张化恪受党组织安排回金乡县，化名为张宾如，被增补为中共金乡县工委委员。

(未完待续)



曲阜碑刻(五十九)

“阙里宗枝图记”碑

李东润

“阙里宗枝图记”碑，为孔庙记事碑，现存于曲阜孔庙崇圣祠院内。此碑的内容不同于其他儒家记事碑，记载的是孔子五十四世孙、袭封衍圣公孔思晦所撰文章《孔氏宗枝图记》。孔思晦为何要撰写此文，又为何要专门请人刻文立碑呢？这就涉及孔氏家族的世系传承与系谱建构。

孔思晦撰写《孔氏宗枝图记》的目的，在文中有所交代：“叙其本末，再勒石以图宗枝，以续绍圣之碑。”“俾后人溯流寻源，不待辨而昭昭也。”即写明家族世系传承。文中主要记载了两个家族事件，“孔末乱孔”和孔寅孙案。其中，“孔末乱孔”指的是唐末五代时期，天下大乱，兵燹四起，孔氏家族一个名为孔末的仆役，趁乱杀了孔氏家主和所有孔氏族人，自己冒充孔氏正统拜领了爵位，以孔子嫡裔自居。只有孔家独子孔仁玉，当时只有几个月大，正巧被奶妈抱回自己家，当孔末闻讯追杀到奶妈家里时，奶妈情急之下用自己的孩子冒充孔仁玉，才让孔仁玉免于难。从此孔仁玉隐姓埋名，刻苦修习。等到天下太平，孔仁玉也长大成人。这时乡人不堪忍受孔末的压迫，上书皇帝告发孔末弑主篡乱之大不韪。后周太祖听闻并派人查清事实后，当即下令诛杀孔末，令孔仁玉承袭孔氏爵位。从此，中断了十多年的孔家香火得以延续，因此，后世孔氏将孔仁玉奉为“中兴祖”。经过历代孔氏族人的书

写、建构，“孔末乱孔”已经成为孔氏族人的集体记忆。尽管当前不少研究对“孔末乱孔”的真实性表示质疑，认为其不过是衍圣公杜撰出来用以彰显正统的故事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“孔末乱孔”事件的悲惨族史，使孔氏后人意识到家族延续来之不易，增强了孔氏族人的凝聚力，有利于维护家族稳定。

碑刻中记载的另外一个家族事件是孔寅孙子弟入学纠纷案，案情较为简单，孔端修以孔寅孙一支为“外孔”而不允许其弟进入家族学堂学习，孔寅孙不服，将诉状递到礼部，被礼部驳斥。那么为什么孔思晦要将这两则事件撰文刻碑呢？这就涉及纠缠千百年的“内外孔之辩”。

曲阜是孔氏族人的聚居地，难分亲疏，长期杂居。自宋绍圣五年（公元1098年）开始，衍圣公就

开始将曲阜孔姓人分为“袭封院”和“外院”，“袭封院”即为正统孔氏族人“内孔”，“外院”就是非孔氏族人“外孔”。及至孔思晦撰文记载“孔末乱孔”案，叙述了外孔之人给孔氏家族带来的惨重伤害，强调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孔氏族人必须警惕外孔对圣裔权益的觊觎。以后，衍圣公明确划分了内孔外孔的范围，将中兴祖孔仁玉的后裔定为内孔，除此之外的孔姓之人皆为外孔，不得承袭朝廷赐封给孔氏家族的权益，不能写入族谱、葬入孔林。碑刻记载的孔寅孙之弟因其外孔身份而不能进入家族学堂，也从侧面体现了内孔外孔界限之分明。

孔氏家族以族谱为载体，通过家族叙事收服人心、统摄族人。由于孔氏家族规模太过庞大，仅正统内孔就衍生出了“五位、二十派、六十户”的宗枝结构。且孔氏家族是孔子嫡裔，历代统治者建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，不断对孔氏族人加官封赐以示正统，千百年来朝代兴替，无数家族湮入历史尘埃，唯有孔氏家族累世加官、代代进爵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天下第一家”。如此地位自然招致孔氏旁系族人眼红，为巩固家族正统地位，叙写家族故事警示、凝聚族人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一方面，这些家族叙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；另一方面，家族叙事体现着不同的家族文化，是凝结着历代家族记忆的精神宝库。